

牧区带领工人的实际作工报告

当觉省者的文章进入教会后，就兴起一阵分辨觉省者的浪潮，当96、97辑的讲道交通下发后，就有人出面与因揭发检举而被开除的人员接触了，不过他们是有选择性地接触的。让人遗憾的是，他们虽然说话的态度有所好转，但他们还不能放下手中的强暴，远离他们所行的恶道。虽然他们不再强迫选民咒诅、弃绝揭发检举的人员了，也不要求揭发检举的人写悔过书了，但他们的存心目的还是没有变，仍然是要为敌基督、犹太保驾护航，而对于被打压、开除的揭发检举人员却根本没有要接纳的意思。

揭发检举敌基督、犹太到现在四年了，他们调查核实后还是不想处理，竟然还能毫无廉耻地向检举人耿XX问到：“你一直揭发检举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”他们居然不知道揭发检举敌基督、犹太的目的与意义！他们试探耿XX的目的不就是不想把他们留在教会吗？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他们在接纳耿XX回教会的事上，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——不能再追究、也不能再揭发检举敌基督、犹太了，要不就免谈。敌基督、犹太被检举四年都不处理，却在接纳被打压、开除的揭发检举人员时还有附加条件，这不是他们与神争夺地位、与神较量的证据吗？难怪说他们是畜生呢！

他们跟曹XX调查了解完之后，不是对事件的本身进行评价，而是直接说：“你写的那些事都是你的观念想象，不能再揭发检举了，如果再揭发检举就是自己检举自己了。”当他们知道检举信是通过网站传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又指责姊妹说：“网站是供外国用的，你们怎么能随便……”在96、97辑的讲道交通下发后，他们竟然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真不知道他们要硬着颈项与神对着干到何时呢？

在揭发检举信中找茬、转移话题、声东击西也是他们的特长。他们说王XX写的语句不通，当王XX把事情重新叙述后，他们并不是进行分辨、评论，而是又指责王XX说：“揭发检举信里不能写人的名字，不能写教会名称，如果让大红龙看见你就成犹太了。”王XX感觉到他们只是在找自己的不是，而根本不关心所揭发检举的事，不由得怒火上升跟他们发起火来。来处理问题的姊妹借着王XX的这一表现就煽动在场的赵XX与王XX产生矛盾。赵XX是因着他要求教会接纳王XX□肖XX时被带领打压、开除的。王XX的这一撒但性情表演让处理问题的姊妹钻了空隙，给了赵XX当头一棒，让赵XX自愧蒙羞，便不加分辨地指责起王XX来，而把揭发检举的事放在了脑后。王XX看到此情形以后就认为赵XX与他们处理问题的人站在了一起，对赵XX也有了意见，这下更是火上浇油。两个检举人员处在内乱中，谁都不过问揭发检举的事了。她们名义上是来调查处理问题的，但实质是来找茬、迷惑揭发检举的人，达到他们偷换概念的目的，好让揭发检举的人在迷雾之中放弃检举。他们打着处理问题的幌子，但实质还是想把揭发检举的人迷惑、捆绑、控制在他们的手中，成为他们的傀儡、玩偶，不然就不接纳。他们和一个弟兄说：“你别再揭发检举了，揭发检举一次就够了，况且该开的开了，该死的死了。”这些大红龙的孝子贤孙竟然为了给敌基督、犹太保驾护航，就连找替罪羊为他们顶罪的法子也能想到——教会带领尚XX因揭发检举，三年后被开除。他们用一个教会带领的处理就要代替被揭发检举的所有敌基督、犹太的罪行，甚至还要把刚刚死在教会的讲道员也算在其中，可笑的是被揭发检举四年来他们都不调查、不处理，临死时还是讲道员身份呢，可死后便突然称之为敌基督，真可谓生的光荣死的有价值。

还有一招更狠的，他们能断章取义，把自己作的恶推在圣灵使用之人身上，更可恶的是把

邪灵的作为说成是圣灵的引导。他们拿2012年12月的工作安排，选了几段念给弟兄，大概意思是说：“上面没有规定传福音方式，是怕拦阻圣灵的作工……”他们交通说当时弟兄姊妹敲锣打鼓，打横幅、标语时，上面并没有卡死不能这样传，也没有制止，而是认可了这种传福音方法，后来带来环境以后上面才下通知制止。当时敲锣打鼓上面是知道认可了的事，所以你们不能揭发检举，不然就是揭发检举圣灵使用之人……看完5月1日的工作安排，听完96、97辑的讲道交通后，他们不是赶紧接纳被打压的人，而是尽力拦阻人揭发检举。他们对被揭发检举的人、事、物不加论述、不定性，对因揭发检举而被开除的人也不接纳，只是再三嘱咐，不能乱跑，只能在家吃喝。在教会里还散布说：“这些敌基督团伙（揭发检举人员）还是硬梆梆的。”从他们的说话、行动上就能看出，他们的存心目的还是没有变，还是在拦阻人揭发检举；还是在捆绑、控制人，拦阻人自由交通；还是让人敬拜、高举、顺服他们；还是在与神争夺地位、与神较量。他们只是态度变了，不再是强迫、威胁，而是温和劝勉，但他们做事的方式、源头还是没有变，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强暴，远离他们所行的恶道。

□□□

□□□

无花果

2015年4月8日